

225

絜齋家塾書鈔

二

欽定四庫全書

繫齋家塾書鈔卷十一

宋 袁燮 撰

酒誥

讀酒誥一書須看飲酒不過一事周公何故專作一

書周公之為此所以重其事也蓋方紂在上天下皆
化為沈湎之俗今將痛革其弊此豈易事若雜於他
篇之中則言之不力所以專作一書反覆詳明事理
都盡其用意深矣古之善治國家者正猶良醫之善

用藥人之病也或在表或在裏良醫者察脉觀色灼知其病之所在然後投方乚之劑藥與病對而人無不愈矣善治國者亦然須知其病之所在方有下手處周公灼然見當時之俗只在沈湎見之既明故直截只來理會他這事所以一篇之書反覆深切如此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

妹邦紂之國都康叔之所治者也文王為方伯故能

誥庶邦及於庶士少正御事朝夕諄諄而誥之使之
毋得非時飲酒惟因祭祀而後可飲焉大抵古人飲
酒自有時節蓋一切禁之則是絕人之情而不可以
通行於天下非道也然苟非時而飲沈湎是務則足
以喪德亦豈可哉所以惟祭祀則有酒惟燕饗則有
酒祭祀而飲酒所以受福而飲酒焉非酒也飲福也
若非祭祀非燕饗古人何嘗非時而飲詩所謂醉酒
飽德人人有士君子之行鄉黨稱孔子唯酒無量不

及亂亦惟其時而已故詩曰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而
記以為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
以養病也求中以辭者辭養也蓋將以養老養病而
豈常用之物耶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
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夫所以制為酒醴亦只為祭祀之故蓋神明藏於杳
冥非酒則無以達吾心初非使人縱其私慾也天所

以降威於民皆自我民惟酒之行大亂喪德之故至
於大小邦用喪亦罔非惟酒之辜曰罔非者蓋言小
而喪其身大而喪其國徃徃由酒所致也此是周公
自說這道理以告康叔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
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
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此又述文王之事也誥教小子有正有事不得常常

飲酒至於庶國其得飲之時亦惟因祭祀然又須以德將之方能無醉夫既因祭祀得飲而又將之以德不至於醉古人於酒致其嚴如此蓋雖因祭而飲苟至於醉亦豈可哉我民迪小子蓋使庶民皆訓迪其小子惟土物是愛而外此無他念焉則其心善矣觀此處須看文王所以教當時之人詳悉如此上自庶邦庶國與夫庶士少正御事下及小子與夫庶民之小子皆一一教他毋得沈湎于酒蓋深見夫酒之為

害故其委曲詳盡如此周公之心即文王之心也學者讀酒誥須看古人無所不教之意上自諸侯之士大夫下及於民無徃不教焉不特卑者在所教尊者亦有教不特賤者在所教貴者亦有教是故致治之極至於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所由來遠矣聰聽祖考之彝訓小大之德皆歸於一記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語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德固自有小大至於惟一則是小德大德一齊好了一者純一而不

變也小大之德皆歸于一則其不湏於酒可知矣惟
酒是務則私慾紛亂一何在焉至於惟一自然不至
有沈湎之患所謂一即是這臧字自土物之外他無
外慕焉非一而何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
牛遠服費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
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
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

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
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一段有三項自妹土嗣爾股肱純至自洗腆致用
酒是說庶民自庶士有正至爾乃飲食醉飽是說士
大夫自丕惟曰至永不忘在王家是說康叔為民者
必竭其股肱之力接續不怠近則藝黍稷遠則為商
賈用孝養父母至於父母皆喜悅然後可以飲酒矣
為士大夫者必須進其德於老成為國老成之人以

是事君然後可以飲食醉飽矣為康叔者亦必常自
觀省檢點此身凡有所為舉足動步皆稽考中德則
庶幾能奉祀然後可以用逸矣蓋人各有職子得本
職則少自逸以無害不然職分之未能盡而可惟酒
是務哉夫為諸侯而能奉祀亦甚難矣必能保其社
稷然後始能奉祭祀康叔苟自檢其身至於可以羞
饋祀茲乃信為王正事之臣矣天亦將順其德永永
不忘在王家矣到得如此是甚次第蓋康叔為諸侯

將以革商人沈湎之俗必須自律其身可也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已則不治何以治人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
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所謂文王誥教小子非特庶民之小子也諸侯卿大
夫士之子皆在其中凡為小子者爾發然後禁則扞
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自幼而教之
庶其易入也成湯三風十愆具訓于蒙士周家之教

國子皆此意也所謂我民迪小子却是說庶民使民
自訓迪其小子此之所言御事小子亦通上下言之
也言我文王昔在西土之時自邦君御事至於小子
無徃不輔助之徂者言其已徃也棐者輔助也棐上
下通稱惟御事厥棐有恭是下輔其上也至於天棐
忱辭則天固輔吾民矣人生於天地之間須得上之
人輔助方能有立孟子舉放勳曰輔之翼之是也文
王輔助昔之邦君御事小子而當時為邦君御事小

子者皆克用文王之教不厚於酒故我今日所以克
受殷之命而有天下者皆由文王昔日誥教之所致
歸其功於文王也夫人主受天之命其事亦大矣而
周公乃獨歸之於不腆于酒周公豈欺我哉學者於
此須當致思知不腆于酒乃所以克受天命則知腆
于酒者天命安得不絕滅故曰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
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小
而喪一身大而喪其國皆由酒之故盖人只是這一

心此心既昏安能有為且如人主為天下君羣下之
所視倣苟惟酒是務沈湎不已喪國亡家常必由之
周公之言豈可不鑒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
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
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
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
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

辟

案此節註永樂大典原闕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
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
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
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懼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
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
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民怨弗恤分明守之不肯變易古人兢兢焉求民之

無怨而紂乃保其怨安得而不亡厥心疾很者大凡
酣酒之人自是多疾很辜在商邑可見染紂之惡者
只在商邑惟逸者言天之所以降喪于殷只為他安
逸之故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
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人之監水但能見其妍醜若在民上看却可以見安
危得失今殷墜厥命我是以大監于殷古人皆有所